

撒拉语动词祈使式探源

米娜瓦尔·艾比布拉

(中央民族大学 维吾尔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摘 要 撒拉语祈使式具有非常显著的特点, 如第一人称单数和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以及第三人称单、复数形式没有差别。第一人称复数有排除式(我们)与包括式(咱们)之分。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动词祈使式的来源直接相关: 撒拉语保留着远古突厥语的一些形态, 如撒拉语动词祈使式没有表人称的词缀。撒拉语身处多种语言接触环境, 受非亲属语言的影响, 吸收了蒙古语、汉语的一些成分。撒拉语还保存了同属乌古斯语组语言的土库曼语、土耳其语的某些共同特点。

关键词 突厥语; 撒拉语; 动词

中图分类号 H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0) 02-0094-07

在突厥语族语言中祈使式是由一定形式构成的表示说话者对各人称动作的命令、请求、号召、希望和建议等语气的动词语法范畴。祈使式一般包括说话者、听话者、动作执行者的人称和数等意义。其中说话者为第一人称, 听话者为第二人称, 动作执行者则是三个人称都可充当。撒拉语祈使式与其他突厥语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没有人称和数的标志。

一、撒拉语动词祈使式的构成

肯定形式

第一人称单数: 动词词干 + -ḡə/-ḡə/-ḡi/-ki。如:

var-+ ḡə — varḡə 我去吧 ~ 我们去吧

gel -+ -ḡi—gelgi 我来吧 ~ 我们来吧

第一人称复数:

排除式: 动词词干 + -ḡə/-ḡə/-ḡi/-ki。如:

al-+ -ḡə—alḡə 我们拿吧 (不包括对方)

et-+ -ki—etki 我们做吧 (不包括对方)

包括式: 动词词干 + -ḡali/-ali/-ḡulali/ ~ -al/-a/ -ḡula。如:

al-+ -ḡali—alḡali 咱们拿吧 (包括对方)

et-+ -ali—etali 咱们做吧 (包括对方)

第二人称单、复数: 动词词干。如:

al- 你拿 ~ 你们拿

第三人称单、复数: 动词词干 + -ḡə/-ḡə/-ḡi。如:

al-+ -ḡə—alḡə 让他拿 ~ 让他们拿

否定形式

第一、第三人称单、复数: 动词词干 + -ma/-me + -ḡə/-ḡə/-ḡi。如:

var-+ -ma + -ḡə > (men) varmaḡə 不要让我去

gel-+ -me + -ḡi > (piser) gelmegi 不要让我们来

al-+ -ma + -ḡə > (u) almaḡə 不要让他拿

gel-+ -me + -ḡi > (ular) gelmegi 不要让他们来

第二人称单、复数: 动词词干 + -ma/-me/-quma/-ḡuma (<Goj- (放) + -ma)。如:

al-+ -ma + > (sen) alma 你不要拿

al-+ -ḡuma + > (sen) alḡuma 你不要拿

(收稿日期) 2009-07-01

(作者简介) 米娜瓦尔·艾比布拉 (1960 -), 女 (维吾尔族),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人, 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维吾尔语言文学、土库曼语、撒拉语的教学与研究。

et-+ -quma + > (seler) etquma 你们不要做

二、动词祈使式的用法和意义

1. 动词祈使式第一人称单数形式作谓语，表示说话人向对方提出自己进行某动作的希望或建议。如：

men gefoŋe varmakə, ʃəfoŋa vakə.

不要让我上街，让我去学校吧。

se biɿ al-də ge, me biɿ uʃirgə!

你拿过来，让我看看！

2. 动词祈使式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形式作谓语，表示说话人建议、号召大家与自己共同进行某行为。如：

piser kovanigi muʃ bakənə varali.

咱们去科娃乡的花椒园吧。（包括式）

seler jilimɛɛ, piser mi(nigi) øjima vaɣma
vara!

如果你们不信，咱们到我家去看吧！（包括式）

me iʃkəsəm vara.

咱们俩去吧。（包括式）

olelixge piser lianmən Genəŋqə.

中午我们做凉面吧。（排除式）

3. 动词祈使式第二人称单、复数形式作谓语，表示说话人直接命令或要求对方实现某行为。这种形式多用于比说话者年轻或与自己很熟悉的人。例如：

seni (yi) dataodən bər ve.

你的大桃给我一个。

sen daŋga udən kutmə var.

你上山背柴去。

祈使式第二人称否定式常用“动词 + -Guma”形式，而“动词 + -ma”形式使用频率很低，例如：

bejle iʃni se e^hme.

那样的事你不要做。

avu se ɣorbaqəma.

小伙子，你不要怕。

sen izəŋ daŋga varɣuma, daŋda bas var.

你自己不要上山，山里有老虎。

祈使式第二人称否定式 ma 和 Guma 比较而言，前者命令的口气比较重，而后者显得较为亲

切，和蔼。

撒拉语祈使式第二人称还有一种特殊用法：动词词干 + -da/-de，表示要求或命令听话者连续完成两个动作，例如：

ɣuaŋvaŋ jaʃadʒi: kitʃi iniŋne baʃla-da ge!

皇王说：你把你的小弟一起带来！

sinigi heli pidʒi ɣtʃlɛ-de veɿ!

你借点儿钱给（我）。

armut biɿ tata-de veɿ! me jigi-de vakə!

你给（我）摘一个梨，我吃了就走！

4. 动词祈使式第三人称单、复数形式作谓语，表示说话人希望或决定某行为由第三人称实现或进行。如：

u ge (l) gi.

让他来吧。

ular etgi.

让他们做吧。

撒拉语动词祈使式第二、三人称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动词 + Go (j)，如：

ularnə jeʃaGoŋə.

让他们说吧。

ana sinigi ahrən emeyiŋni men jiGuŋə.

姑娘你让我吃你的青稞饼子吧。

moni GaʃirGuma.

你不要让他逃跑。

balalarne jəŋlattərGuma.

不要让孩子们哭。

上述例句中的附加成分我们可以分析为：

Goŋə < Goj- (放) + -ŋə.

Guma < Goj- (放) + -ma.

其中的“动词 + Go (j)”表示允许体，意为“让，允许”。

三、撒拉语动词祈使式的特点分析

撒拉语祈使式第一人称单数和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以及第三人称单、复数形式没有差别，都用附加成分 -kə/-Gə/-gi 表示。第一人称复数有排除式（我们）与包括式（咱们）之分，这一特点与西部裕固语相似。

我们对撒拉语与裕固语、维吾尔语、土库曼语等一些亲属语言及古代突厥语的祈使式加以比较，便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差异。试比较：

（一）第一人称

1. 撒拉语

单数：动词词干 + -ʁə/-ʁə/-gi。如：

men ojnəʁə.

我玩儿吧。

复数

排除式：动词词干 + -ʁə/-ʁə/-gi。如：

piser etgi.

我们做吧。（不包括对方）

包括式：动词词干 + -ʁali/-ali/-ʁulali/-al/

-a/-ʁula。如：

piser atʃali.

咱们打开吧。（包括对方）

piser iʃteʁal.

咱们找吧。（包括对方）

2. 西部裕固语

单、复数：动词 + -jen/-en/-n（用于单数

“我”或复数的排除式“我们”）例如：

men ʁaren.

我看吧。

məs ʁaren.

我们看吧。

复数包括式：动词 + -ənə/-jənə/-nə。

例如：

məs ʁarenə.

咱们看吧。

məs bəle barenə.

咱们一起去吧。^[1]

3. 维吾尔语

单数：动词 + -j/-aj/-ej 例如：

mən øzym alaj.

我自己拿吧。

复数：动词 + -jli/-ajli/-ejli 例如：

ʃyftin kejin barʃtʃɪʁa barajli.

下午咱们去公园吧。

4. 土库曼语

单数：动词 + -ajən/-ejin 例如：

men uʁajən—dijip, ol jerinden turdə.

我还是上路吧——他说着，站了起来。

复数排除式：动词 + -aləŋ/-eliŋ 例如：

ʃonuŋ janəna bir baraləŋ.

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吧。

复数包括式：动词 + -alə/-eli 例如：

jør, tama ʁireli, ʃaj itʃeli.^[2]

走，咱们进屋喝茶吧。

5. 古代突厥语

第一人称单数：动词 + -ajən/-ejin/-jən/-jin

例如：

bən jərdantajan tɛgɛjin.

我从北部进军吧。

第一人称复数：动词 + -ləm/-lim/-aləm/

-elim 例如：

ytʃɛgyn qabəʃep sylɛlim.^①

我们三个联合起来进军吧。^[3]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一般突厥语族语言动词祈使式由祈使式标志和“人称+数”标志合二为一，以古代突厥语为例，单数第一人称构成分析：

-ajən/-ejin > -aj/-ej（祈使式标志）+ -ən/-in（人称+数标志）。

古代突厥语复数第一人称构成分析：

-aləŋ/-eliŋ < -a(j)/-e(j)（祈使式标志）+ -l（复数标志）+ -əm/-im/-əŋ/-iŋ（第一人称标志）组合并简缩而构成。而其中的第一人称标志 -əm/-im/-əŋ/-iŋ/-ən/-in 是由完整的第一人称形式 -mən（来源于人称代词 mən）演变发展而来的。有些现代突厥语中表愿望-祈使形式的构成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诺盖语：

barʁajman < bar-+ -ʁaj + -men 让我去吧

barʁajsan < bar-+ -ʁaj + -sen 你去吧

barʁaj < bar-+ -ʁaj 零形式 让他去^②

从上述用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祈使式形式 -aj/-ej 是古代突厥语中表愿附加成分 -ʁaj/-gej 的简缩形式。关于附加成分 -ʁaj/-gej 的来源，学者们的看法大体一致，如耿世民先生认为这一形式源于古代突厥语的将来时附加成分 -ʁaj/gej。^[3]埃·捷尼舍夫则认为这种形态标记属于动词式的范畴，表示将来时的愿望式的语法意义。《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指出，这种形态标记具有将来时的语法意义；例如：

mən barʁajmən jemy.

瞧着吧，我很快就会去的。

① 考虑到论文中音标要一致，未用原书音标，而转换成大体相近的国际音标。

② 论文中诺盖语、土瓦语、雅库特语的例句，参见埃·捷尼舍夫著《突厥语言研究导论》，北京，1981年版。

ol maŋa kəlqej.

让他到我这里来吧。

ol syt sakqaj.

他将马上挤奶。^[4]

尽管在古代突厥语中表愿望祈使第一人称形式已经历了 -ɤajmɛn / -ɤejmɛn > ajmɛn / -ejmɛn > -ajən / -ejin / -jən / -jin 的演变过程，但古老的形式 -ɤaj / -ɤej 在中古突厥语和察哈台语中仍有保留。在金帐汗国文献汇编中就有这种用例，例如：baflakajən “让我开始吧。” kizləgɛjin “让我藏起来吧。” jɛgɛlim “让我们吃吧。”^[5] 在察哈台语中也有用例，如：

ɛgɛr udzmaq berse tɛŋri sensiz,

digɛjmɛn bizgɛ jetti sekkiz udzmaq.

倘若上天要赐予我天堂，

我将说，我已有八个天堂足矣。

(阿塔伊)

bolsa ikkimizniŋ jyzi ɛkis suda pɛjda,

ol su nɛ tɛrɛf barsa atfılkaŋ gyli rɛna.

倘若我们俩的脸映在水中，

无论流到何处，水中将盛开美丽的花朵。^[6]

(纳瓦依)

上述实例中 -ɤaj / -ɤej 的表愿望祈使式和将来时功能在撒拉语中仍有保留，只是语音上接近哈拉汗王朝时期及以后的回鹘语（11—14 世纪）中的动词愿望式 -ka / -ge，如：bolka（而不是 bolkaŋ，bilmɛge（而不是 bilmɛgeŋ）。^[7]

这里着重分析一下撒拉语祈使式形式 -ɤə / -ɤə / -gi 的来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原始突厥语或者共同阿尔泰语阶段，因为“在阿尔泰语言中有一个 -gai ~ kai 为基础的将来时愿望式词缀。它在起源上很可能和我们以上讨论过的将来时动词词缀 * -g (v) ~ * -k (v) 同源。因为它强调希望将来能发生某事。在突厥语族语言中它有 -ɤaj / -qaj / gej / -kej 等形式”。^[8] “共同阿尔泰语词缀 * -ga，作为形动词成分在各语言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它在突厥语言里与表示动作结果意义的词缀 n 结合而形成了复合词缀 -kan / -qan / gen / -ken”。^[8] 根据这一线索我们推测，撒拉语祈使式形式 -ɤə / -ɤə / -gi 最早也可能是一种表愿望祈使意义的古代形动词形式，它源于共同阿尔泰语词缀 * -ga，后来在撒拉语中表示陈述式将来时和祈使式，随着语言的发展，开始分化。其中的有

些变体与表示现在—将来时意义的词缀 -ɤ / -ar / -ɛr / -ur / -yr 结合，形成复合词缀 -ɤar，-ɤur 表示将来时，逐渐从祈使式中分离出来，成为表示陈述式将来时的词缀；而 -ɤə / -ɤə / -gi 则成为专门的祈使式形式。例如：

ejtfo dunjada kemnə aχəs alɤə tise, aχun alimini aχəs alɤə diri.

要说在这个世界上大家要尊重谁，要尊重阿訇学者。（祈使式）

eddəsə u gelɤar.

明天他要来。（陈述式将来时）

men daŋka tʃəp orma vaŋa (r).

我要到山上去割草。（陈述式将来时）

sinigi otəs sədər kumuʃəŋnə me viŋge.

你的三十两银子，我给你。（祈使式）

bir kiʃ gejmif. saŋa biʃ koreŋgur.

来了一个人，要见你。（陈述式将来时）

me fuʃej kolama vaŋur.

我要去考秀才。（陈述式将来时）

me fyʃej kolama vaɤəlmaka, nitʃyɛxɛkuri?

我没法去考秀才，怎么办呢？（陈述式将来时）

撒拉语祈使式第一人称复数有排除式和包括式之分，这一特点也存在于一些亲属语言里，如裕固语：məs alen “我们拿吧”（排除式），məs alenə “咱们拿吧”（包括式）。土瓦语：qəɤəɤ（ə）“咱们一起做吧”（包括式），qəɤəɤəŋar “我们做吧”（排除式）。雅库特语：keliɛx “咱们来吧”（包括式），keliɛxɛŋ “让我们来”（排除式）。土库曼语也有包括式和排除式区别，如：alaləŋ “让我们拿吧”（排除式），geleli “咱们来吧”（包括式）。

“著名突厥学家孟格斯认为，祈使式复数第一人称形式中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在古代和远古突厥时代就已经是整个突厥语的特点”。^[9] 在察哈台语和现代一些突厥语中也可以找到祈使式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中包括式和排除式相互区别的用例。如：察哈台语：keltɣɛliŋ “让咱们争取吧”（包括式），kyrɛʃɛliŋ “让咱们一起奋斗吧”（包括式），jɛgɛlim “让我们吃吧”（排除式）。^[5] 祈使式复数第一人称形式中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在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等大多数现代突厥语言中已经消失。

(二) 第二人称

现在我们进一步看撒拉语的祈使式第二人称单、复数。该形式由动词词干构成，例如：

minigi abamnige dʒanənə se ver!

你还我爸爸的（一条人）命！

第二人称还可在动词词干后结合 -duku/-doʒo/-tuʒu 表示请求、嘱咐、劝告的语气。如：
sen (seler) goziŋnə jymdoʒo

你（你们）闭上眼睛吧！

sen ojda oh(t) tuʒu.

你在家坐着吧。

ǧəlif ǧahdʒa ǧafadʒi: se mini eliŋa tʃyt-da, ijiŋ kyzəŋ ǧəsduʒo.

战刀说：你把我握在手中，自己就闭上眼睛吧。

这种形式在突厥语族语言祈使式中非常独特，亲属语言中只有在柯尔克孜语作为祈求意义的语气词使用。例如：

maʒa ajttʃə degi!

你就对我讲吧！^[10]

munu akaŋʒa bertʃi degi.

你把这个给你哥哥吧。^[11]

捷尼舍夫先生认为，把撒拉语中的附加成分 -duku “与阿里希尔纳瓦依作品中的 -dik 相互比较可能有很有趣的发现”。^[12] 谢尔巴克先生撰文分析了阿里希尔纳瓦依作品中的祈使式，其中第三人称用 -sun/-syn/-su 表示以外，同时也用附加成分 -dik/-dek 表示，如：

kim ki kəŋlɪn isteməs ʒamʒən tilini asradik.

谁不想使心灵忧愁，就让他守住自己的口。

ølse nawai jedek kəj itleri səŋekin.

如果纳瓦依死去，就让流浪街头的狗吃他的骨头吧。

谢尔巴克认为，附加成分 -dik/-dek 可能源自 de- “说”和语气助词 øk 的组合。^{[5] (p58—160)}

我们发现撒拉语祈使式第二人称的 -duku/-doʒo/-tuʒu 形式与蒙古语的委婉命令式 -ootōg/-oɔtōg 相似，如：

bobuŋ tʃaasar sɛɛ bəɔgɔɔtōg!

点心 纸 好 包

请用纸把点心包好！

nadād taarmaaruŋ naafaā ogootōg!

我 适合 往这边 给！

请把我穿着合适的递过来吧！^[13]

撒拉语祈使式动词各人称还结合祈求语气词 ju, ja 或 ba, 表示请求（要求）的语气。如：

sen munda otu-ju!

你就住在这里吧！

men jankinaguni zeleme varʒə-ba!

让我去接新娘吧！

men eliŋi etmiŋi ja!

让我别那样做吧！

在察哈台语中也有用动词词干结合附加成分 -u/-y 表示祈使式第二人称，并赋予请求的语气，如：

ǧajtarurda waqf oluŋ kim jana ǧajtmasun,

tɛŋri ytʃyn natwan kəŋlymni andin qutqar-u.

请你让她归去时，告知她不要再回来，

看在真主的份上，请你让我受伤的心摆脱她的折磨。

ɛj saba aware kəŋlym isteju hɛr jan bar-u,

wadiju taʒu bajabanlarni bir bir aɣtar-u.

晨风啊，请你四处去寻觅我流浪的心，

请你在河谷、山峦和荒漠——找寻。^{[5] (p153)}

撒拉语中的祈求语气词 ju 可能与察哈台语中的 -u 同源。

请求语气词 ja 和蒙古语族语言相似，试比较：

东部裕固语祈使式的意愿式 -ja/-sa

东乡语祈使式的意愿式 -ja

土族语祈使式的意愿式 -ja

保安语祈使式的意愿式 -ja^{[8] (p194)}

蒙古语祈使式的意愿式 -jaa/-jəə/-joo/-joo^[13]

ʃandug lɛɛd(ʌ)j(~ lɛɛd-jaa) !

沙井 淘井

我们淘沙井吧！

ənmaluŋ bii xoojoo!

这牲畜 我 驱赶

我赶这头牲畜吧。

而祈求语气词 -ba，我们有理由认为源自汉语的“吧”，因为撒拉语中的语气词 -ba 从语音到语义功能都与汉语的“吧”相同。例如：

bu iʃni men etgi-ba.

这件事让我做吧。

men bu daldaxə armutni tadxə ba.

让我摘这棵树上的梨吧。

vu bu daldagə armutni_ tadakə ba.

让他摘这棵树上的梨吧。

在历史上突厥语部落的迁徙给居住在共同地域居民语言的接触、融合创造了条件，并促进了在我国长期繁衍生息的突厥语诸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撒拉族先人自撒马尔罕东迁以来，与蒙古、汉、藏等兄弟民族居民长期接触、融合，逐渐发展形成今天的撒拉族。其语言受到了蒙古、汉、藏等语言的影响，在撒拉语中留下语言融合的痕迹，即语言“底层”。如果说撒拉语中的祈求语气词 ja、祈使式第二人称嘱咐形式 -dugu/-doko/-tuku 源自蒙古语，是有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因为在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蒙古人驻屯在今青海省循化一带戍守防御。后来在当地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14]据撒拉族老人的讲述：撒拉族先民到循化以前那里原住着蒙古人。追叙撒拉族祖先东迁经过和沿途见闻的传统民俗表演，“骆驼戏”中表演者一问一答的对白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如：“蒙古人问：你从哪里来？”“远行者噶勒莽答：我从撒马尔罕来。”^{[14] (p11)}

戏中反映，撒拉族祖先噶勒莽率部众迁到循化时，第一个迎接他们的是蒙古人，这也说明撒拉族和蒙古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孟达乡与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及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交界，与海西蒙古族自治县相邻。撒拉族与上述操蒙古语族语言的居民长期毗邻杂居，在语言上相互影响，撒拉语中吸收了一些蒙古语成分，如：muxul-倒塌，jinaka 木勺，xadza 奶奶，noyor 池子，等。一般来说，各语言语音系统和语法成分是比较稳固的，是不易接受外来成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没有外来成分。各语言都有借用其他语言语法成分的例子，如东乡语借用汉语判断词 su “是”，助动词 tci “起”，西部裕固语借用汉语助词 ba “吧”等。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撒拉语中的祈求语气词 ja、祈使式第二人称嘱咐形式 -dugu/-doko/-tuku 可能源自蒙古语族语言。

撒拉语祈使式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法：动词祈使式第二人称形式缀接助词 -da/-de/-ta/-te/-ti，例如：

se ullə gaganə ojjina var-da, helli ytfle-de ge!

你就去大哥家，借点钱来吧。

se kozəŋ xəs-de tɵrenguma.

你闭上眼睛就别动。

这是乌古斯语支语言的特点，试比较：

土库曼语中，在动词祈使式第二、第三人称形式之后缀接助词 da/də 加强愿望、请求、祝愿等语气，一般出现在句末，如：

xudaj xalap, biziŋ dostlukəməz uzaq bolk-aj-da.

愿真主开恩，让我们的友谊天长日久。

siz maŋa jol xardzə tapəp berij-de.

您就帮我解决路费吧。

atam, onda dyfyndyr-de.

老爷爷，那么你就解释一下吧。

在撒拉语古老的民间口头创作，如女性歌谣 (səxəf) 中曾出现过助词 -da/-de 类似土库曼语的用法，例如：bir baqqə-da janina-janina “让我到他身边去看一眼吧！”而现代撒拉语中这种用法很少见。助词 -da/-de/-ta/-te/-ti 一般多出现在连续的两个动词之间，缀接在祈使式第二人称形式的第一个动词词干后，表示说话者要求听话者在短时间内连续完成两个动作，一般不出现在句末，如：

se minigi kumyf pandzerne al-da va!

你把我的银手镯都拿去吧。

anə maŋa tŋyt-tigi.

你把他给我抓来。

jokmo codigi kif tŋelbə(r), bər vaχ-tigi.

女仆，门口有人在叫，你去看看。

vusən azu tŋəχ-tə ge.

五十三阿舅，你出来。

土耳其语中 -da/-de 的用法与撒拉语相似，如：

sen aldagel.

你拿过来吧。

由上可见，撒拉语祈使式形式明显区别于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等亲属语言，具有非常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动词祈使式的来源直接相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撒拉语保留着不少古代突厥语非常古老、原始的化石性形态，如祈使式形式 -bə/-çə/-gi 及从中分离出来的将来时形式 -bar/-bur，这是撒拉语最鲜明的特点。

2. 撒拉语动词祈使式没有表人称的词缀。

这一点也应属于原始突厥语的特点。正如张铁山教授所述：“在古代突厥碑铭语言时期，在条件式中使用的是无人称形式-sar/-scr；11世纪时在乌古斯人、克普恰克人和苏瓦尔人的语言中，动词变化中也缺少人称标志，如西部裕固语和撒拉语没有人称一数的语法范畴。由此可见，突厥族语言动词的人称一数范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复杂的发展过程，但其中的一些却没有经历这一过程。”^[15]

3. 撒拉语身处多种语言接触环境，受非亲属语言的影响，吸收了蒙古语、汉语的一些成分，如表祈使语气词-dovu, -ju, -ja, -ba等。

4. 自从撒拉族由中亚撒马尔罕东迁以后的七百多年来，撒拉语处于同亲属语言隔离的状态，这种语言环境使得撒拉语的语言结构比较稳定地延续下来，保存了与同属乌古斯语组语言的土库曼语、土耳其语的某些共同特点。

参 考 文 献

- (1) 陈宗振. 西部裕固语研究 [M].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 183, 185.
- (2) A. Borjakow, M. Saryhanow. *Türkmen Diliniň Grammatikasy* [M]. Aşgabat “Ruh” neşirýaty, 1999. 295.
- (3) 耿世民, 阿卜都热西提·亚库甫. 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研究 [M].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9. 166—167.
- (4) 赵明明. 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304—305.
- (5) A. M. Щербак. *Грамматика Староузбекского языка* [M].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62. 157.
- (6) 哈密提·铁木尔, 阿布都鲁甫·甫拉提. 察哈台语 [M]. 喀什: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1986. 68.
- (7) 巴斯卡阔夫. 突厥诸语言 (维文版)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6. 318.
- (8) 力提甫·托乎提.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 412.
- (9) 邓浩. 维吾尔语动词祈使式形式的来源及其发展 [J]. 民族语文, 1996, (6): 55.
- (10) 胡振华. 柯尔克孜语简志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6. 158.
- (11) 程适良. 突厥比较语言学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433.
- (12) Э. Р. Тенишев. *Строй саларского языка*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76. 159.
- (13) 道布. 蒙古语简志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48—49.
- (14) 牟一之. 撒拉族史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4. 47.
- (15) 张铁山. 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244.

A Research on the Etymology of Imperative Form of Verbs in Salar Language

Minawaer • Aibibula

(Department of Uyghur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imperative form of Salar language has a very significant features, of which there is no difference among first-person singular and exclusive form first-person plural as well as third-person singular and exclusive forms of third person plural.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first person plural form. The formation of these features related to the source of the imperative verb. Salar language retains many of the ancient Turkic language patterns. There is no affix that expresses person in the imperative verb form in Salar language. Salar language is in the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and is easy to be influenced by those non-relative languages. It has absorbed some elements of Mongolian and Chinese language and it still preserved certain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urkmen and Turkish that are in the same language group—Oghuz.

[Key words] Turkic language; Salar language; verbs

(责任编辑 宝玉柱)